

第四期 智能与慈悲(下)、给修道者的建言 (刘婉俐译自 Jentle Voice)

智能与慈悲(下)

两种积聚福德的殊胜方法:对众生的悲心以及对佛、法、僧与上师的虔诚心。事实上,这两者可以缩简为一,即慈悲心,因为当我们谈到大乘时,谈的就是慈悲心。

这种悲心在金刚乘里,大多被诠释为虔诚心(devotion)。这也是「钦哲」之名的第二个面向,藏文里的 tsewa、即是悲心(compassion)。悲心不只是同情心,事实是,它是了知平等的心,了知我与他人之间的平等、好与壤之间的平等、一切二元对立现象的平等;这就是悲心。但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,悲心是很难生起的。有太多阻碍悲心、与悲心作对的强而有力东西,如自私、对自我的执着等,以及许多自我攀缘的有利环境。

我无法讨论你们的状况,但如果就我自身的经验来说,哪怕只有几秒钟的时间,我都很难拥有真正的悲心。当我读到菩萨戒、祈请文、祈愿文时,即使我了解其意义,但这一切的背后仍然是自私之心。在大乘经典里,有许多不同的菩提心,最殊胜的菩提心,是一种牧羊人式的菩提心,这种人希望为了众生而成佛、希望在所有的众生都成佛之后他才成佛,这种菩提心是非常难以理解的。

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这样(的菩提心),我可没有。我不在乎别人,但最起码我觉得自己很棒,好歹我想要成佛;因为很多人并不想成佛,至少我是想成佛的。虽然,我只是为了自己而成佛!对你们来说想必也是如此。当我们向佛、法、僧三宝献供时,虽然嘴里说的是为了一切众生的缘故,但心里想的,却总是为了自己的好处。所以对我来说对众生的悲心是很困难的,在金刚乘里虔诚心被解释为较高层次的悲心,我想这是为什么我喜欢金刚乘的原因之一吧!

至少对一个初学者,对一个充满染污的众生来说,开始修习虔诚心时,可以从某个人、譬如你的上师开始着手,赞赏某个人比承担每个人的责任要来得容易多了,而且我想我被吉美林巴之类的人洗脑得很愉快。吉美林巴曾说过,年复一年地诵咒、修习仪轨、做法会是很好的,但没有一件事能和一分钟的禅定相比,因为禅定更能洞澈我们的心灵。然后他又说,年复一年的禅定,是无法和片刻地忆念上师相提并论的。这是为何我觉得虔诚心的修行,非常重要且无所不含的原因所在。

但我也明白，许多人很难拥有虔诚心。对那些见过伟大的上师，如至尊顶果钦哲仁波切的人来说(像我自己就非常幸运地，能亲见)，我想我们会比较少有不恭敬的看法;但对那些必须跟我这一般人相处的人来说，我完全能理解为何虔诚心会是这般地困难!因为在今日你们甚至对上师都没有太多的信心。

其次，我还要谈一些我自己的经验，我知道你们之中有许多人是老修行，一定重复地听说过这些事情了。我想说的是，要全然地信任上师是相当困难的。举例来说，最近当我在修上师相应法时，我完全照着法本观修，观想上师在你的面前和其它的一切，到了祈求加持的部份，祈请殊胜或不共的加持，我们也可以祈请一般的加持.....，当然，殊胜的加持祈请，是为了成佛、智能的增长、去除无明等等，这是修持上师相应的究竟己的。然后，为了助益人类，我们也可以祈求加持，好让我们可以长寿、不生病和种种世俗性的加持。

我注意到我对胜义性加持的寻求，远远地少于对世俗性加持的追求。我并没有如祈求长寿、计画的成功等等那般真诚地祈求除掉自我。于是我明白了--我依然执着于这世间的生活。事实上，我把上师当成了神祇，请他赐予特定的报酬。当我一明白这并不是很好的想法时，我就觉得能体察到这种过失，也是上师的加持。有时候，当我设法解我的过失时，马上又不知打哪儿冒出傲慢和不知不觉混进来的自我，想着：「喔，我设法要了解我的过失，很好」情况总是这样。然后我又开始自责起来，对自己说道：「不行，我不能有这样的自我。」然后有一天.....，你们知道的，我对写剧本、拍电影这些事情都很感兴趣，于是有一天，我发现自己对上师这般祈请：「请加持我，让我顺利写完剧本，使我的拍片计画成功。」马上我又想到：「不行，至尊顶果钦哲仁波切根本不知道怎么拍电影，我怎么可以这样要求他呢？」那时我正在读蒋扬钦哲汪波和钦哲秋吉罗卓的传记，在他们的传记中，屡屡提到他们对上师所持的虔诚心是如何地深厚，以及他们如何向上师祈求，赐予证悟成佛、饶益众生等一切成佛特质的加持。我觉得很是惭愧，因为我所祈求的，是如此世俗的东西。但是因为读了够多的佛教书籍，可以让我这么地想.....;因为我的心、我的自我、我的自私是这么地聪明，所以能巧妙地找到了很好的借口;于是我会想祈求加持我，让我写好剧本，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！

然而我又告诉自己：「不行，我利用各种大乘的借口，只不过是助长了我的自我和自私而已，是不对的。」再回到我向上师祈请赐给我拍电影的加持.....之后我想到：「不对，不对，他不知道如何写剧本，他不知道如何掌镜头，这类的事情他都不清楚。」接着我就明白了：

「看吧，这表示我对他没有信心，他是佛，他应该知道一切的事情，我把他看成了是个不知道像掌镜之类简单、世俗事物的凡夫，而那些事务只要花上两天或顶多一个礼拜就能学会了。」从这里看出我对他的没有信心，这也表示我还需要培养我的虔诚心，培养我的信心。

之后，我试着花更多的时间在祈请和祈愿上，这样上师就会加持我，我的智能就会增长、我一切成佛的特质就会展。于是我的信心增多了一点，所以这些日子以来，我对祈求任何的加持，如把剧本写好之类的，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，我想这样是可以的。我想告诉各位的是，我们有着无法专一的毛病以上师来说他是一位老师，但如果想要长寿，而碰巧又知道有长寿佛，你会另外向长寿佛祈求加持。若是想要增长智能，又会向文殊菩萨祈求加持，如此这般。这也说明了，我们对上师乃是一切皈依对象的总集缺乏了解；也表示了我们的心仍然充满了二元对立。只要我们仍有这些弱点，我们就无法有勇气去获得智能。

我们称拥有菩提心的人为菩萨，而菩萨的称号，也代表着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，不单是具有帮助众生的勇气，同时有勇气去面对现实，去面对这个充满了无明、迷惑的人生。因此为了获得「钦」(khyen)或智能，一个人必须要有悲心。没有悲心，是不可能智能的。我个人觉得获得「钦哲」(khyentse)或是悲智这两种证悟最快的方法，就是虔诚心，也就是悲心的精髓所在。为此，虔诚心有许多的层次，我们可以从主要是发自情感，例如赞叹、发愿等最简单的虔诚心开始。最后，当虔诚心增长时，这虔诚心就会转成智能，到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有老是需要倚赖某个人的恐惧了。倚赖某个人，是件非常奇怪的事；有时候我们的心想要倚靠某个人，但别的时候，这个想要倚靠个人的想法，可能会是个很大的麻烦。我想大概就是这些了！

给修道者的建言

去年七月(即民国八十七年七月时)宗萨钦哲仁波切造访澳洲的期间,曾给予修道行者诸多振奋、幽默与实用的建言。为使读者能一瞥仁波切的智能与机智,在此仅节录其于澳洲金刚总持寺(VajradharaGonpa)开示的部份内容。

有两种趋近精神性道路与佛法的方式,理想地来说,学习佛法或修行精神之道的动机,应该是为了开悟成佛,仅止于这样,就此打住!但是因为我们的习性而有了另一种方式,不管在东方或西方都是如此。举例来说,在东方,佛法成了某种近似宗教的事务,人们修习佛法是为了长寿、为了财富、为了驱魔等等。他们想要开悟吗?不,他们想要的是增饰这一生。

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西方,佛法并不是真的用来开悟,修行主要是为了纾缓个人、治疗个人、放松个人、改变个人。从佛法的观点来看,这两种方式都是错误的。为什么?因为佛陀说法并不是为了这些世俗的目的。或许你不是求取物质上的利益,但也是为了某种精神上的获益。如果你的动机是想要拥有快乐的人生,佛法是你应该规避的一条道路,因为你研究佛法越深刻,就会与自我越相抵触。

容我再谈谈这些世俗性的目的。什么会使一个人变得脆弱?印度最伟大的注释者及噶当派(Gadampa tradition)最伟大的祖师—阿底峡尊者,基于佛陀的法教得出一个高妙的结论,他说有八种陷阱能让一个人变得脆弱。第一种陷阱是想要得到赞美,第二种是不想被批评,然后是想获得和不想失去,想要快乐和不想不快乐,想要被注意和不想被忽视。这些便是八种陷阱或所谓的世间八法(译注:古译为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)。

你必须时时检视自己是否已掉入这些陷阱之中,一项或至全部。小小的、空洞的、没幸的、荒谬的溢美之词,就能让你变得脆弱不堪。批评亦然,一些荒谬的、毫无意义的批评,可以永远地伤害你。那被关注又是如何呢?我们是多么喜欢被注意啊!是多么不喜欢被忽视!如果你掉进这其中的某个陷阱,你就是一个不堪一击的人。所以假如想成为精神道上的行者,必须每天自我提醒一件事--今天掉入了哪些陷阱?

动机非常重要。如果修习佛法的动机是为了开悟,那么就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修行之道。什么造就了完整的修行之道?一个完整的修行之道,必须具备见、修、行……等。谈论「见」有些困难,但拥有正「见」

却非常重要。多数人知道许多方法，但对「见」的了解还是不够。

「见」极为复杂，举例来说，为什么要打坐？因为想要成佛，单是说还是不够的。成佛可能吗？当然！但是为什么？怎么做？你不能只是盲目地想要成佛，你必须建立起为何有可能成佛的理由。以佛法的观点看来，无明是暂时的，可以被净除、被摧毁的；因此成佛是可能的！如果没有这样的「见」，如果只是模糊地跟随；虽然会意外成功，但你不能永远相信那个成功会到来，你必须要有个见。

当我们看电影时，会有真正的出离心。为什么？因为看电影时，屏幕上发生的事情，在你的脑袋里，会知道那是假的，那只不过是一场电影罢了。假如中途想上厕所，一定要有胆子站起来走出去。这便是我们所称的出离心，因为你对这部电影持有正见。

现在当这部人生大戏正在放映时，却没有多少人有胆子去上厕所，哪怕是才一秒钟！我们一直看着电影，被它牢牢地占据。如果你突然了解到这只是一场电影，并不意味着你就要离开电影院，并且承诺再也不看电影了。这好象是当一名僧人或尼师；只对某些人好处，但不是人人都适合。在明白这是一场电影之后，你会继续观看它，但采用一种态度。你了解以前所认为的大事，现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，这种态度的改变正是你所需要的。但要明白这是一场电影却相当困难，我们总是被信以为真所困住！

试着想想看，因为你的业力与福德，电影院中邻坐的人，知道你强烈地认同这部影片，以至于有某种程度的执迷，因而哭、因而笑。所以他便对你说：「喂，亲爱的，这只不过是场电影！」这正是你的上师告诉你的事。但要有机会坐在有这种脸识的人身旁，是相当难得的。你必须要有许多福德才能如此。也想看看可能有多糟糕：当这个坐在你身旁的人，正要告诉你这只是一场电影时，坐在你后排的人刚好咳得很厉害，让你错过了听到这个建言的机会！